

みしま ゆきお

Beautiful 美丽
之
Star 星

美しい星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丁丁虫
译

Yukio Mishima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014044074

I313.45

880

美丽之星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丁丁虫 译



北航

C1731656

I313.45

880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UTSUKUSHII HOSH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1962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之星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丁丁虫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33-1426-8

I. ①美… II. ①三…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1613 号



幻象文库

美丽之星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丁丁虫 译

策划编辑: 陈曦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4年5月第一版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426-8

定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十一月中旬的某个晴朗半夜，在琦玉县饭能市的一处府邸，一辆五一型大众汽车带着噪声从车库里开出来。因为发动机需要花费时间预热，一开始汽车只发出声音、没有启动的时候，车上的人都在不安地四下张望。

这座古老的府邸不久前刚刚买来这辆老爷车，建起简陋的车库。朽坏的簷子塀外面装上车库大门，被油漆涂成蓝色，算是这一家人打破永恒的沉寂、进入活动期的标记。

但是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开始了什么活动。这一家人的上一辈是饭能市首屈一指的木材商，平日里做事堂堂正正，那都是明明白白的世俗活动。然而到了这一辈，行为举止却和留下可观遗产的上一辈截然不同。有人颇意味地私下宣扬说，这一家的女儿晓子固然生得美貌，但平日沉默寡言、冷若冰霜也就罢了，偏偏时常还会抱着一大堆信件包裹去车站前面的邮政总局，明明离他们家只隔了两三栋房子就有一

所带仓库的老式邮局，而且这些信件当中还混着不少寄往国外的航空邮件。

汽车奔驰在道路平坦宽阔的饭能市深夜里。开车的是儿子一雄，妹妹晓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面座位上是大杉家的户主夫妇。

“还是早点出来好，”户主大杉重一郎说，“时间有时候会不准，早点儿更稳妥。”

“是啊。我们要是迟到，朋友们会生气的吧。”妻子伊余子说。

一家四口的眼睛都直盯着汽车前窗。熄了灯的低矮房屋在车窗两侧徐徐后退。每个人的眼神都很清澈美丽。清澈的眼神是他们一家人的特点。

路上没有半个人影，汽车经过市工商会议所门口右转，又在能够看见警署值班处的地方左转，很快便来到了位于市内巴士终点的新公会堂门前。公会堂大楼后面就是罗汉山，现代风格的纯白色四方形大楼在漆黑的山体背景中凸现出来。一家人要去爬那座罗汉山。

在弘治年间、也就是后奈良帝在位期间，海拔一百九十五米的罗汉山由能仁寺初代座主斧屋和尚取名为爱宕山，斧屋和尚由此成为开山始祖。不过到了元禄五年，五代将军纲吉的生母桂昌院在此捐献安置了十六罗汉，之后罗汉山这个名字便传扬开来了。

一雄在杳无人迹的公会堂大玻璃窗前停下汽车。远处的灯光透过玻璃，隐约映出昏暗的公会堂内部高悬的吊顶和数百张长椅。空荡荡的椅子排成半圆形，围着空荡荡的舞台。彼此的空荡相互映射，相对于坐满了人的公会堂，反而更给人一种微妙而紧张的平衡感。

一雄向公会堂里望了一眼，随后走向停好的汽车，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拽出塞了防寒毛毯和干粮等物的登山包。一雄把它背起来，其他人各自拿了照相机、望远镜、热水瓶等等，开始爬山。

从副驾驶的位置轻捷跳下车的晓子，穿着灰色的休闲裤和滑雪卫衣，显得鼓鼓囊囊的。覆盖头发的方巾恰到好处地衬托出瓜子脸的轮廓。夜晚的寒气似乎赋予了晓子活力。她试了试手电筒的光亮，圆圈的光圈向周围扫过。银色的手电筒握在她手里就像机敏的凶器一般。

好不容易才下了车的重一郎也穿了一件卫衣，外面套了一件夹克。穿着和服的伊余子，在厚实的吾妻大衣^①领子下面露出围巾的一角。重一郎自从大学文科毕业以后，除了在道乐执过一小段时间的教鞭之外，再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职业的经历，但在那张戴眼镜的颀长面孔中，却又透出精英知识分子的威严。挺拔削瘦的鼻梁，不论在哪儿都会时刻嗅探自身散发出的孤独与寂寥的气息。相比之下，伊余子的相貌平凡而温和，而这副相貌也直接传给了儿子，使他也生就一副毫无锋芒、值得信任的相貌。

一行人不发一语，从夜里更加醒目的罗汉山登山口标志处出发，走上矛杉^②重重包裹下的坡道。四只手电筒的光芒在脚下交错。从这里往前，再无一盏路灯。

山脚下寂静无风，但是越向上走，夜晚树木的声响便越大。杉树密林的枝叶缝隙间透出的夜空，骤然变得如水井般深邃。星星熙熙攘攘，亮度仿佛也增加了。领头的一雄偶尔把手电筒照向远处时，路旁的墓碑群隐约浮现在光线里。道路很宽，也不陡峭。在慰灵碑附近有一个大弯，通向中腹的广场。广场上有几排空荡荡的长椅。散乱的纸屑在光线中惨白惨白的。

山里连一声鸟叫都没有。一过广场，道路顿时狭窄起来，陡然间便成了险峻的山路。虽然路上埋着横木台阶，但石头和树根纷纷挤进

^①和服用妇女大衣的一种，明治时期广为流行。

^②笔直挺立、外形如长矛的杉树。

来，手电筒的光线更凸显了这些凹凸不平，也让前方岩石的影子夸张地摇曳。树梢的风声愈发凄厉。

这一行人的心灵被高尚的目标所占据，就连两个女人也毫无畏惧。

如果天上有月亮的话，山里一定很明亮。不过月亮只在黄昏时分出现了一会儿，很快便沉下去了，而且就算挂在天上，也只是新月而已，起不到什么作用。四个人相互鼓励，在险峻的山路上跋涉。虽说放在白天这只是一条连小孩子都可以攀登的道路。

手电筒照出一块草地。狭窄的草地一角，有四五级快要坍塌的石阶从昏暗的杉树林间悬垂下来，像是小小的瀑布一般。

“终于到了。从这儿上去，就是山顶的展望台了。”重一郎喘着气说。

“从登山口到这儿足足花了二十七分钟啊。”一雄把手表的夜光表盘凑到眼前说。

展望台约有百坪大小，原本满是嶙峋的岩石，平整之后就成了展望台。北面是行幸纪念碑，碑后的森林围住了展望台；南面则是一片开阔，放眼向南方眺望的时候，除了两三棵松树的弯曲枝条和灌木丛的低低树梢之外，从地面到天空，再没有任何遮挡视线的东西。此时此刻，偏东方向的饭能灯火稀疏；不过在正东方向上，约翰逊基地^①的绿色、红色、黄色正喧嚣地堆叠在一起，毫无偃息的模样。

“几点了？”

“四点差七分。”

“能在四点之前赶到真是太好了。计划就是要提前至少三十分钟到达。”

^①即日本航空自卫队人间基地。

艰难抵达山顶的一家人，身上的汗刚一干，立时便体会到山顶十一月凌晨的寒气非同小可。一雄从登山包里拿出粗制毛毯，一边来自北面森林的摇晃的风抗争，一边把它铺在地上。两个女人也努力将环境弄得舒适，哪怕只是稍微舒适一点儿也好。伊余子给塑料杯倒上热水瓶里暖暖的红茶端给大家，又解开装三明治的包。弄完之后，一行人终于有了各自眺望星空的余暇。

“这么晴朗的天气，而且没有月亮，真幸运啊。”伊余子感动地说。

这是在都市中绝对无缘得见的奢华星空。星星镶嵌在夜空中，犹如豹皮上的斑纹。空气澄净得近乎异样，所以远近不同的星星本该清晰构显出夜空的纵深，但亮如雾霭一般的集结星光却像在眺望的人眼里投下了渔网。晓子甚至觉得星星的数量多得让人烦恼。天空中尚没有哪一处角落显出黎明的征兆。天河与地平线垂直相交，飞马座的巨大方形块堪堪沉入地平线之下。群聚的星星发出的璀璨光芒犹如刚刚拨动过的琴弦，以一种过度敏感的战栗将夜空填得没有一丝缝隙。

“不过可惜的是，”重一郎声音洪亮，但语气和往常一样平板，“今天早上，我和你们的母亲都看不到自己的故乡。如果能看到那一点小小的光芒，各种忘却的记忆应该也会苏醒的吧。从前在故乡火星上的时候，我确实像这样看过地球。”

“十一月份怎么也不可能看到火星，”一雄略显冷淡地回应说，“这个季节它和太阳总是差不多同升同落。不过母亲的木星应该能在黄昏时分看到。”

“黄昏的时候太忙了没顾上看，”母亲叹息道，“要是今天早上能在这里各自看一眼各自的故乡，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

“终于能看到我的故乡了。”晓子说着，温柔地回头望向哥哥。

“我的也是。地球人的那些东西和它比起来……”

“嘘，”母亲笑着制止，“禁止说这个词。虽然这里没有旁人，但要是成了习惯，不留神在旁人面前也说漏嘴的话，可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灾难哟。”

背后的北风发出海浪般的轰鸣，松树的树梢以一定的间隔逐次耸起，又如雪崩般骤然坠落，仿佛肆掠的松浪。每个人的手虽然都已经变得异常冰冷，但因为各自都要把握时机操纵望远镜和照相机之类的器械，没有一个人戴上手套。落叶被夜风连绵不绝地吹到四个人的后背上，侧耳细听，附近无人茶社的铁皮屋门在鸣响。

肉眼分辨不出星座的徐缓移转。猎户座的三颗星与下方的参宿七连接的线，如同古时的纸鸢，悬在西南的中天。以特定光芒为目标的四个人，常常会被不值一顾的东西干扰。其一是流星，其一是之前未曾注意到的南方远山的航空灯塔，其一是灯火稀疏的饭能郊外县道上摇曳的汽车前灯……

“据说在四点半到五点的这段时间，会在南部天空出现，”重一郎戴着眼镜的眼睛牢牢盯着那个方位，口中继续说，“再有十分钟，时间就到了。”

“啊，弟兄们会来告诉我们什么哪？会传达什么秘密呢？”

“苏联终于进行了五千万吨的核试验。他们正即将犯下扰乱宇宙和谐的可怖罪行。如果美国也来效颦……地球人的末日迫在眉睫。力挽狂澜明明是我们一族的使命，为什么我们还无能为力，为什么世界还这么悠哉游哉？！”

“父亲，不要灰心，”儿子一边用望远镜扫视周围的天空，一边安慰道，“和统治宇宙的时间相比起来，我们不得不忍耐的时间是可行的。地球人并没有愚蠢到那种地步。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皈依于我们的大和谐与永远和平的思想。不过无论如何，还是

要尽早给苏联的领导人写信。”

“晓子正在推敲词句。已经完成一大半了吧，晓子？”重一郎回过头对女儿说。

“嗯。”美丽的女儿少言寡语地应了一声，视线在星空中逡巡。

终于到了四点半。一家人立刻停止交谈，充满紧张和期待地凝视天空。昨天早晨，重一郎收到预告，说是在这个时间里，会有几架飞碟出现。

一家人突然觉醒，认识到自身是由各个地外天体飞临地球的宇宙人，乃是去年夏天的事。这一灵感从重一郎开始，几天的时间就袭击了全家人，连一开始嘲讽不已的晓子也在几天之后停止了嘲讽。

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宇宙人的灵魂突然寄宿到各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完全控制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与此相伴，一家人的过去、孩子们诞生时的场景，乃至在地球上经历的种种记忆，尽管依旧保留着鲜明的印象，但都已经成为历史的赝品。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各人关于其他地外天体的记忆——那才是真正的历史——却并未能回想起来。

重一郎虽然是为无为而治的家长，但他既有思想，也有鉴识力。他意识到，要保护家人，最重要的当属隐藏自己这一家都是宇宙人的秘密。那么如何隐藏呢？

重一郎学到的世间智^①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必须全力以赴隐瞒自己的纯洁和诚实，否则就会遭受损失。为了让思虑不周的妻子和涉世未深的孩子接受这一智慧，他费劲了心力。保持宇宙人的矜持并无大碍，但如果变得傲慢，哪怕只是稍微有点傲慢，便会暴露在被

①佛教用语，指佛法中用来解决众生现实问题所需要的智慧。

人识破的危险之中。所以必须隐藏自身的优秀。因为对于哪怕只是略显优秀的人物，世人总热衷于窥探他们优秀的原因。

对于重一郎自身而言，以五十二岁的年纪突然生出如此不言自明的优越感，只能说是出乎意料。他的青年时代受折磨于劣等意识，总被实利主义的父亲责骂，只能在各种温柔优雅的艺术中寻求救赎。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不得不费力应付公司的工作，到父亲死后就不必再如此掩饰，什么都不用做也一样可以生活。他时常带妻子和孩子去东京观赏戏剧、参观展览，等到儿子和女儿都在东京上学，就在饭能这个距离东京仅需一个小时地铁车程的地方都市建起宁静而孤独的知识分子家庭。

不用努力、无须成绩。这种恩宠般的优越感在某一天变成矜持，重一郎也过了五十岁生日，终于领悟到某种可以称之为自身使命的东西。但与其说是他漫无目的地虚掷了半生光阴，不如说是宇宙真理为了在某个时刻驱使他投入使命而刻意令他保持未熟的状态吧。

在从前的无为之中，比如说观赏树木之时，他会情不自禁地焦虑于树梢为何要比树枝纤细，树叶落尽的枝条又为何如此纤细地刺向蓝天。榉树在冬天的高大身影，总让他联想起地图上河川的纤细支流，恰似天上有着看不见的树木源泉。仿佛在那蓝天的分水岭上流下无数梢枝合为一条黑色的干流，俄而凝固成为树木的形态一般。是不是因为树木是从天上流下的纤细河川的晶体化，所以繁盛枝叶总是伸展向天，梦想着再度溯流回到天上呢？

不过这样的幻想并非暗示了他的诗人气质。他时常被现实打得粉碎的世界幻影所烦恼，因而对每一事物的形态和效果都产生了怀疑。他曾经认为剪刀的形状才是永恒。张开的剪刀以支点为中心，分离的尖端形成对立的空间，在人的手中，可以将世界轻易一分为二，每个

空间都包容了那一片的山川湖泊。然而剪刀一旦伴着尖锐的金属声合上，广大的世界便将死绝，只剩下剪开的白纸和怪异的器具，仅此而已。

这是富于弹性的世界，忽而苏醒，忽而息绝，在众人周围连绵不绝、焦躁不安地变化。重一郎从根本上怀疑日常工具的效用以及它们不断强加于人的卑微目的。下雨天，伞在头上展开不知所云的黑色形态。握在手里的弯曲把手的可憎面目、铁骨逼迫黑色绢布展开的无情的过度紧张、落在伞上淌向八方、永不停息的执拗之雨！

大杉家附近有一片空旷的场地，场地的一角有个桶屋，晴天里会把席子一直铺到无人通行的空地上去。几个工匠围新洗澡桶，发出敲击钉子的声音。重一郎在散步中想到那桶不久之后将被用于某一家人的人浴，不禁生出厌恶之情。蜷身钻进木桶的丈夫妻子孩子们的松弛裸体和稀疏体毛、腰部附近忘记冲洗的白色肥皂泡，还有那可怕的对生活的满足。

每次去东京旅游，鳞次栉比的新建高楼、高楼上连白天都亮着荧光灯的窗户，带给重一郎巨大的恐怖感。在那些窗户后面，人人大声喧哗、人人认真工作，却没有任何目的！

重一郎看透了，这个世界完全丧失了统一感。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可怕的分崩离析中。所有的汽车方向盘和车轮都是离散的，所有人类的大脑和胃都是离散的。

重一郎那优雅纤细的灵魂决定了他很难漠不关心地俯视这样一种被打碎的世界。冷战与世界的不安定、虚假的和平主义、以疯狂的速度向着愚昧和苟安的下坡滑落的人们、虚伪的经济繁荣、疯狂的享乐、世界政治的指导者们如女人一般的虚荣心……凡此种种都像是被强行塞进手里的玫瑰花刺一般刺痛他的手指，无法摆脱。

回头想来，那大约是恩宠的前兆，然而重一郎依旧因为自己一个人背负起令世界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责任而痛苦。必须有一个人为此痛苦。必须有一个，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在这个破碎世界的碎玻璃渣上流血跣足而行。

听到报道说汽车碾过幼儿逃逸，只留下满是鲜血的身躯横倒在地上，看到新闻说列车事故导致数十人死伤、洪水暴发淹没了数百户人家等等，他都会瑟瑟发抖，自责不已。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哪怕这是完全丧失了统一感的世界，面对所有一切的犯罪、所有一切的不祥，重一郎无法坦言自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这种足以劈裂躯体的痛苦，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世界的统一感。某天清晨他采摘庭院树篱上一朵茶花的动作，也许便通过不可思议的因果关系（被采摘的茶花构成原因），导致了某人丧生在十吨位卡车轮下的结果。

然而即便如此，他的肉体却没有任何痛苦，这算什么意思！个体在忍受死亡痛苦的时候，其痛苦竟然没有波及到全体人类！半点波及都没有！撞上肉体痛苦这种明确的个体界限，重一即便陷入深深的绝望。为什么连原子弹的可怕痛苦也被还原为个体的痛苦、仅仅成为肉体的体验啊！那个投下原子弹的人之所以发疯，重一郎感觉自己非常清楚。没有痛苦、没有哪怕像头发丝戳得让人发痒那般轻微的痛苦的事实，将他逼疯了。

就像这样，重一郎逐渐认识到自身痛苦的卑微和界限，不禁开始为自身的骄傲羞耻。这时候，由于意想不到的机缘，他读到了伦敦出版社《飞碟的故乡》这本书。

在那之前，重一郎从未关心过飞碟。但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是读到书中关于著名的曼特尔大尉事件的记述时，他顿时认为飞碟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了。

曼特尔事件是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名为托马斯·F·曼特尔的大尉追踪飞碟而丧命的事件。

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诺克斯堡的高曼空军基地收到国家警察的通报，得知有异常巨大的物体飞向基地方向。警察在距离高曼基地一百五十公里的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市发现了这个物体。麦迪逊市的几百名市民也目击到了它。

快到三点的时候收到MP的报告，高曼基地的士官们开始监视基地上空的情况。当天是多云的天气，偶尔能够窥见蓝天。突然，南方的云层缝隙间闪过巨大的金属物体，一开始甚至让人误以为是太阳光的反射，转眼便消失了。命令立刻下达，以曼特尔大尉为首的三架追击机从基地起飞。

指挥塔的士官们全都看到了它。它的形状是一个巨大的圆盘，上部像一个倒过来的圆锥，圆锥顶点处有闪烁的红色斑点。

三点零八分，曼特尔的两架僚机切实捕捉到它的存在，但又彻底丢失了它的位置。在无线电里，他们向指挥塔报告说机长追踪它消失在云层里。

又过了五分钟左右，曼特尔的声音在指挥塔的扬声器中响起。

“物体在上升，速度还在增加，和我的飞机以同样速度前进。时速三百六十英里。我将上升至七千米。如果还不能捕捉它，我将放弃追踪。”

然而这成为曼特尔大尉的遗言。几分钟之后，大尉的飞机F51在空中解体，残骸散落在数公里的范围。

——这一事件有诸多证人，包括专家在内。资料严密，排除了想

象的余地。重一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开始深信那飞碟上的乘客正是宇宙人。从那以后，他广泛阅读一切有关飞碟的书籍，彻底迷上了飞碟研究。顺从而智慧的家人则轮流阅读家长的书籍，每天的话题也开始变得都围绕飞碟和宇宙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夏天，重一郎第一个遇到了无法忘却的事件。

在二楼房间里沉睡的重一郎，在深夜里被某种呼唤声唤醒。伊余子虽然知道丈夫起身了，不过因为他起床去楼下上厕所的事情并不稀奇，也就又睡去了。

重一郎穿着睡衣来到户外。月亮很大，路上很亮。他永远忘不了那一晚在附近木工所前面停着一辆摩托三轮车，车前窗上完整地映出月亮的形状。

走了一会儿，他来到了西武电车的无人值守道口。铁轨左右的红色砂石撒满了磨灭线路的银粉，在月光下散发出美丽的光芒。重一郎穿过铁轨，目光落在砂石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仅仅就像是被某种丝线牵引着，毫不犹豫地沿着道路前进。

铁轨另一边是开阔的空地，是某个工厂的建设用地，在茂盛的夏草中间只有一个覆盖建筑材料的脏兮兮的帐篷，看不到工事准备就绪的征兆。从带刺铁丝网的破口处踏入夏草中的时候，重一郎感到脚趾甲被露水打湿，无数虫鸣声占据了他的耳朵。

突然，虫声停止了。他抬头仰望，只见在各家低矮的房顶上，斜斜悬停着一架飞碟。

那飞碟纹丝不动，看上去像是淡绿色的椭圆，不过却从一侧开始逐渐向橙色变化，那也就是四五秒之间的事。在将要通体变成橙色的时候，飞碟突然激烈颤抖起来，以接近四十五度的角度，飞速向东南

的天空直线飞去。一开始如满月大小的飞碟转眼就变成米粒大小，随后便融入在夜空里。

重一郎大受感动，跌坐在夏草中，泪水连绵而落。刚刚那一刹那的飞碟现身，仿佛探到了他最深邃的记忆之底，触发了深埋在那里的某种东西。

首先，他回想自己在看到飞碟的那几秒时间里感到的满腔至福之感。那是纯粹的、破碎的世界刹那间得到医治、抵达澄明的和谐与统一感的至福。浆糊瞬间将破碎的碎片粘合在一起，世界再度回到如水晶球一般无瑕的和平中休养生息。每个人的心都相通相连，争斗之火彻底熄灭，世间万物都从濒死的喘息恢复到平稳的呼吸……

一定要让重一郎的双眼再一次看到那样的世界！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经亲眼看到过那样的世界，但那之后就遗失了。是在哪里看到的呢？夏草的露水打湿了重一郎的睡衣。他就那么坐着，苦苦探究自己的记忆深处。幼年时代的记忆纷繁呈现。市场的各色旗帜，行进中的军队，动物园的犀牛，插在草莓酱瓶子里的手，天花板木纹中出现的奇怪的脸……那些像是古老的陈列品一样排列在狭窄的记忆走廊的两侧，走廊的尽头位于空中。向左右两边打开走廊尽头处的门，门外只有满天星斗，再无他物，而那条走廊的角度恰与飞碟的轨迹完美契合。

我记忆的源头就在那里，重一郎想，只是自己未曾发现这个事实而已。

在那一刹那，重一郎坚定地认识到，自己绝不是地球人。他是被派来的，是乘坐刚才的飞碟从火星飞来这里拯救地球于危机之中的。在刚才目击到飞碟的至福之情感中，原先的重一郎和飞碟的乘客之间发生了某种交换。

想到这里的时候，沉重的睡意袭来，重一郎支持不住，站起身子，朦朦胧胧地沿着来时的道路摸索回去。

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样。妻子伊余子根本就没发现他的深夜外出。

整整一天，重一郎的心都被幸福感占据，同时困惑于该不该将昨夜的经验告诉全家人。最后喜悦感几乎上升到咽喉，逼得他终于在一家四口人齐聚的晚餐时分说了出来。晓子大笑不已。

在那天晚上，一雄也有了同样的体验。接下去的早上，比其他人起床都早的伊余子，在已经变亮的晨空中看到了散发光芒的银灰色飞碟。

晓子又笑了。

晓子第二天放学坐车到了饭能站之后不想直接回家，因为家里都是一群疯子，便在八幡神社前下车，去爬神社的神林。她想趁太阳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在清静的神社地界里预习明天的功课。周围人影寥寂，在知了的鸣声中，杉树的影子有股凛冽的氛围。

晓子走上朝北的石阶，正要去里面的鸟居，却见对面前殿的上空浮着一个闪烁白点的物体。那是在山岭层叠的高丽峠方向，晓子一开始还以为那是不等天黑就出现的星星。

那“星星”的动作很奇怪，忽然就迫到晓子的头顶。这时候晓子已经来到了杉树包围的神社广庭，这里依然杳无人迹，唯有头顶上的圆形物体发出银色的光芒。那物体缓缓在杉树上空旋转，让晓子战栗不已。

那物体的旋转呈旋涡状，逐渐缩小圆圈，银灰色的下侧边缘燃烧着宝石一般耀眼的淡绿。晓子差点叫喊起来。那物体就像是在嘲笑晓子之前坚持的怀疑和嘲讽一般。